

# 中国空军击落 “U-2”纪实

谢雪畴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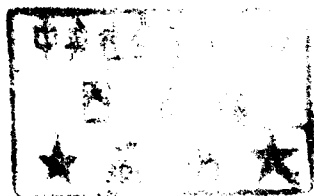
Chinese Air Force Brought Down U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97394

# 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

谢雪畴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DK92/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谢雪畴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5

ISBN 7-5033-0851-6

I. 中… II. 谢…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229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13元(膜)

# 目 次

## 第一章 射天狼

- 一 “U-2”潜入空军作战室 ..... (1)
- 二 周恩来追梦成真 ..... (8)
- 三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  
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 (12)
- 四 刘亚楼发火了 ..... (16)
- 五 “笨蛋”借手出奇招 ..... (23)
- 六 导弹游击战起步 ..... (30)
- 七 第一架“U-2”是怎样击落的 ..... (37)
- 八 报捷声里 ..... (48)

## 第二章 肯尼迪的外科手术与聂荣臻的集群火网

- 一 天外来客的怪招 ..... (54)
- 二 于无声处听惊雷 ..... (62)
- 三 干涸了的水国 ..... (68)
- 四 无情却有情 ..... (76)
- 五 罗布泊的夜晚 ..... (82)
- 六 肯尼迪的“外科手术” ..... (85)
- 七 聂荣臻的集群火网 ..... (90)
- 八 看得见,打不着 ..... (100)
- 九 踱方步的情怀 ..... (106)
- 十 吹尽黄沙之后 ..... (112)
- 十一 塞在煤车里的英雄营长 ..... (117)

## 第三章 后悔药变成三部曲

- 一 大套间里 ..... (122)

|   |                  |       |
|---|------------------|-------|
| 二 | 红土地上的亲人·····     | (126) |
| 三 | 阵地·····          | (129) |
| 四 | 天上掉下个“黑猫小姐”····· | (134) |
| 五 | 三部曲奏进中南海·····    | (143) |

## 第四章 毛泽东一言九鼎

|   |                  |       |
|---|------------------|-------|
| 一 | 总预演·····         | (148) |
| 二 | 毛泽东一言九鼎——早响····· | (153) |
| 三 | 千钧雷霆一触即发·····    | (156) |
| 四 | “采蘑菇”的人们·····    | (163) |

## 第五章 冒出个“小元宝”

|   |                |       |
|---|----------------|-------|
| 一 | 近快战法失灵了·····   | (174) |
| 二 | 检讨会捡回个大宝贝····· | (182) |
| 三 | 萨拉齐的雪莲花·····   | (190) |
| 四 | 寒夜高空的游猎·····   | (197) |
| 五 | 爬出死亡·····      | (205) |
| 六 | 最后的结论·····     | (209) |

## 第六章 两个太阳

|   |                 |       |
|---|-----------------|-------|
| 一 | 21号机组·····      | (213) |
| 二 | “投到哪里算哪里”·····  | (219) |
| 三 | 三军易统 良机难觅·····  | (230) |
| 四 | 金色蘑菇云·····      | (234) |
| 五 | “抢在法国人前面”·····  | (247) |
| 六 | 李源一接受的新任务·····  | (253) |
| 七 | 忧愁风雨周恩来·····    | (264) |
| 八 | 两个太阳——并非神话····· | (271) |

# 第一章 射天狼

## 一 U—2 潜人空军作战室

1962 年 2 月 23 日,北京,北锣鼓巷,空军指挥所作战室。

高大透亮的大标图板上,一个蓝色的图影在一点一点地向前挪动。图影像半空中飘荡的一只风筝,风筝下面拖出一条细长的尾巴——飞机的航迹。

航迹起自台湾桃园机场以北的海面,从福建马祖岛上空进入大陆。入陆后沿南昌——九江——武汉——郑州,一直向北延伸……

指挥所作战室中央摆着一张特大型圆桌,桌面上铺着军用地图,地图上覆一层透明的玻璃纸。几个男女标图员手指间夹着削得尖溜溜的红蓝铅笔,戴着耳机,俯下身腰,正在玻璃纸上凝神致志地标注。他们身旁围坐着作战、领航、情报、气象、通信、航行、雷达、高炮八大参谋,参谋们的目光,一个个紧盯在那几个男女标图员的笔尖上。

大标图板上,蓝色的敌机航迹,在迅速攀升……

小巧的扬声器里,传过来情报总站的最新信息:

敌 U—2 飞机,一架,高度:18000 米,速度:750 公里/小时,方向:270 度……

室内激起了一阵骚动。

特大型的指挥桌上，迎着敌机前进的方向，内陆纵深机场有几批歼击机起飞拦截了！

女标图员用红铅笔敏捷地把我机出击的航迹，标注在指挥桌的玻璃纸上。在玻璃纸上，我机变成了一支支红色箭头。

红箭昂扬直上。正拦在 U-2 的前方。

一道道欣喜的眼波，跟随红箭飞扬。

大标图板上 U-2 飞机在继续往前飞行，它的高度已经攀升到了 2.25 万米，速度加大到了 800 公里/小时。

指挥桌的玻璃纸上，歼-6 飞机上升到了 1.7 万米。不再往上升了。

几分钟后，红色箭头纷纷从标图桌上下降，下降，终于消失了。

作战室里飘起了轻声的叹息：

“5000，总是差它 5000 米……嗨？！”

在人们的叹息中，U-2 飞机在两万米高空，对着大西北方向，从从容容地飞去……

这是 1962 年 2 月 23 日美制蒋机 U-2 入窜大陆的一个剪影。

当日，这架敌机大摇大摆地飞到了青海湖上，在西宁海宴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斜刺里插到了兰州。在兰州上空，它又盘旋一气，最后，飞回了台湾。

当日，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在指挥所值班。他眼睁睁望着这架 U-2 大摇大摆地进来，又悠闲自在地离去……他还亲眼见到自己的歼击机飞行员，奋勇争先地腾空、攀升，把当时最先进的新型飞机升高到了实用的极限，最后还落在敌机下面 5000 米……这一切，直噎得这位年过半百的中将说不出话来。

值班结束时，成钧同司令部总值班员韩志明，值班员刘锦林

在 U—2 入甬经过的标图纸上写下了忧心忡忡的敌情判断：

“敌机此次入侵，主要是侦察我西宁、兰州一带的重要国防工业基地及重大设施。”

下班后，成钧怀着一颗沉甸甸的心，回到什坊院的宿舍里。妻子周月茜出来接过他的衣帽，递给他一杯热茶，他接过茶，呷了几口，便一声不响地躺在客厅兼餐厅的沙发上出神。

指挥所里标图板上那 U—2 的身影，老在他的头脑中旋转。

U—2 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总设计师凯利·约翰逊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设计出来的高空间谍飞机。1955 年 8 月，第一架 U—2 试飞成功，约翰逊为其取名叫 Utility—2，简称 U—2。

这飞机全身黑色，造型轻巧细长，主要用于担负窃取他国军事情报的使命，所以美国人叫它“黑色间谍小姐”。

1960 年 7 月，美国将两架 U—2 飞机“援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替代两年前在北京附近被我地空导弹击落的 RB—57D，对大陆纵深进行侦察，主要搜集我西北地区的核工业、核武器试验情报。它隶属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名为第 35 气象侦察队。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构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每次对大陆侦察时，它的侦察目标、出动时间、往返航线，都由美国人背后决定；侦察所得资料，包括照片和电子信号，飞机着陆后，即由美国军官取去。甚至它的机务维护工作，也完全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国民党的飞行大队长也不能进它的厂棚。它是由美国人出飞机，蒋介石出人，为美国获取我方情报，供美国人使用的一笔交易。由两架 U—2 组成的 35 中队的队徽是红色底漆加一个黑猫头，所以被称为黑猫中队。神秘的 U—2 飞机，台方亲昵地称之为“黑猫小姐”。

这“黑猫小姐”的身影，今天第一次在空军指挥所的作战室里出现，直搅扰得这位中将副司令员心里格外不安……

在晚餐桌上，成钧喝下两杯闷酒，嚼了几粒花生米，扒拉了

几口米饭，又回到沙发上去了。妻子拉他出去散散步，他勉强在庭院里转了转圈，望望那枝桠光秃、了无春意的老桐树，说声：“没意思”，便又回到他那间客厅兼餐厅的大房间里。周月茜打开电视机，想让他消遣消遣，他嫌那些节目“没味道”、“吵人”，周月茜只好关掉。她发觉他心里不痛快，便问：“怎么啦？”他冷丁地回了一句：“别问。”周月茜只好悻悻地走开，让他独自呆在那间屋里。她知道他的这个古怪脾气，遇上烦心的事，总爱一个人呆在一边发闷。

客厅的墙壁上挂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他独自靠在沙发上望着这张大地图沉思。

值班结束时，他在标图纸上写下的那段“敌情判断”，像块大石头压在他的胸口。

对于成钧来说，西宁、海宴、兰州……决不是几个孤单冷漠的地名，甘肃、青海也决不是人们想象中那个荒凉凄苦的“西伯利亚”。至于重要国防工业基地及重大设施，更不是白纸上几个冷冷冰冰的黑字，不是几个模糊抽象的机密概念。在成钧的头脑中，这便是一座又一座现代化的国防工厂，便是加工提炼浓缩铀、制造核装置原件和原子弹壳的国防保密工厂，是几万战士和民工组成的基建大军在埋头突击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基地。这里凝结着中国人民的雄豪意气，这里崛长着五千年古国坚挺的脊梁。

这些年来，成钧在空军一直分工主管国土防空方面的事。这些原子弹工厂，核武器试验基地正是他昼夜精心保卫的重要目标。为了能保卫好这些工厂和基地，他在选择高炮阵地、部署雷达兵力时，在这片穷山苦水干旱焦渴的黄土地上来回跋涉了不知多少遍。他那颗老军人忠于职守、效力祖国的红心，他对建设现代化国防事业的赤诚，他对大西北雪山峻岭、大戈壁、大草原爱恋的深情，使他同这里的工厂和基地、同这里的山山水水、同

这里艰苦奋斗的战士和人民，结下了一种深沉炽烈的血肉之情……而今天，他第一次眼睁睁看着敌人的 U—2 飞机长驱直入，在这片土地上大摇大摆地侦察照相，在这片蓝天上抖弄威风，……想到这些，他的心，就难以平静，就感到格外沉重，就有一种受到凌辱的愤慨。

这“黑猫小姐”也真不好对付。它有极优越的高空性能。有一个轻薄型的机体，它装有大功率的发动机，它出航后能快速地爬高到两万米以上，使世界上最先进的歼击机都只能望着它的脊背叹气。它每小时可以飞 750—800 公里，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可以达到 8—9 个小时，它的最大航程达到 7000 公里，从台湾到新疆来回一趟，机上的燃料还绰绰有余。

它还装有分辨率极高、清晰度极好的巨型航空摄影机。在 1.8 万米高空拍下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出地面人员活动的情形。如果在 9000 米以下，甚至连报纸的标题字在放大镜下也可认得出来。它每起飞一个架次可以侦察 96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要的就是这个。

它还有一系列电子侦察设备。其中一个名叫第三系统的是专门粗测对方雷达信号，另一个第六系统是专门侦察对方陆空联络的、空中联络指挥，能准确地测定无线电波的工作频率，记录通讯内容和密码暗号。这种电子侦察技术并且是随着空中斗争的需要而不断增加、不断更新和改进的。

就凭这些，这“黑猫小姐”便敢于在共和国上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台湾国民党空军得到了这两架 U—2 后，成钧曾召集作战部、高炮指挥部、技术部的一班作战人马座谈研究过对付这“黑猫小姐”的办法，但是几次座谈都没谈出个究竟来。本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空军现有的防空武器，只不过是雷达、高射炮、歼击机、萨姆—Ⅱ 地对空导弹。座谈会上有个参谋把这些武器对

U—2 的能耐，概括成了三句话：看得见的打不响；打得响的够不着；够得着的挪不动。意思是：雷达能有把握发现 U—2 目标，但雷达不能用炮弹击落 U—2，这叫看得见的打不响。高炮、歼击机都能用炮弹击落敌机，但高炮的射程和歼击机的最大实用升限都达不到二万米以上，对 U—2 无可奈何，这叫打得响的够不着。唯一能打下 U—2 的兵器只有萨姆—Ⅱ地对空导弹，但萨姆导弹是专门作为要地防空用的，兵器结构笨重，阵地条件要求特高，不适合机动作战，而且全国才不过五个营，三个用在保卫首都，另外两个已经用于科研仿制和院校教学，没法动用它，这叫够得着的挪不动。三句话并成两个字——“没辙”。这位参谋的话博得了一场哄笑，不过，他讲了半天，却等于没说，也是个“没辙”。U—2 就真的这么厉害？真的没法子对付？成钧心里不服这口气，可他自己也拿不出个主意来。他对那位参谋带点调侃意味的话，只报了个带点苦涩的微笑。

这天晚上，妻子周月茜接连给他服了两次安眠药，才使他得以入睡。

下半夜，他又在睡意朦胧中醒过来了。

脑子像一湾轻雾弥漫的湖水，在微风中漾起涟漪。

回忆之珠像只小蜜蜂，嗖地从心窝里飞出来，穿越时空的隧道，把他带回到了鸭绿江畔的安东，带回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中朝空军联合作战指挥所里。

那年，他是中朝空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中方地面防空司令，肩负着指挥地面高射炮、探照灯、雷达兵部队，配合空军歼击机，保卫着鸭绿江上的几座大桥和渡口，掩护着志愿军的后方，护卫着战区里的诸多大工厂和重要基地的任务。

深夜，他被指挥所值班参谋叫醒：“请首长去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电话是军委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将军亲自打来的。

王尚荣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紧急指示：

“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吃了几个败仗，败退到了三八线附近，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麦克阿瑟大吵大嚷着要甩原子弹。最近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严厉谴责了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引起不少会员国的共鸣。这个发言大扬了中国国威，给了美国侵略者当头一棒，气得杜鲁门暴跳如雷，认为遭到了从未有过的耻辱。杜鲁门已授意五角大楼紧急研究使用原子弹的问题。11月30日杜鲁门以总统身分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杜鲁门的情绪显得很反常，不断举起双手喊叫，还蹦出一句话来，说‘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直在考虑之中。’美联社当天就发了头条新闻，宣布杜鲁门一直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决定……。周总理严重关注着美国的这个动态！要求总参作战部紧急通知各位前线司令，要认真对待美方的这个行动，要迅速地、最充分地作好防御原子弹的袭击……。总理说，这些战争疯子以为现在我们没有核武器，就是软骨动物了，我们应该给疯子们一个切实的教训……”

在周总理的这个紧急通知下，整个前线部队卷入了打坑道、深挖洞的高潮。各级指挥机关立即进入了地下指挥所，部队的人员、炮火、车辆都进入了隐蔽工事，后方堆积如山的作战物资，也纷纷转入了地下……

当然，这是一场虚惊。

这场虚惊却深深地触动了前线指挥员和战士们的心：

中国人决不当软骨动物！

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原子弹！

……

在朦胧的睡意中，他又一次听见了这个呼喊。

## 二 周恩来追梦成真

周恩来在向前线司令官们发出了紧急指示之后，他的心也一直不能平静下来，他把书架上的那份美联社华盛顿 11 月 10 日的电讯拿起来，重读了一遍，突然转身交代秘书：

“让外交部把这天英文报纸上有关杜鲁门这次招待会答记者问的详细报导，尽快译出来，送给我看。”

杜鲁门答记者问的详细报导，很快摆上了周恩来的书案。

.....

《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莱维罗问道：

“总统先生，我们在朝鲜战场下一步将如何行动？”

杜鲁门回答：“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杰克·多尔蒂乘机追问：“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保罗·利奇进一步追问道：

“总统先生，你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将其用于和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合众社老资格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不放心地反问：

“总统先生，我想再问问原子弹的问题。你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清楚地理解了你的意思了吗？”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史密斯。这是我们的一种武器。”

国际新闻社记者罗伯特·狄克逊瞪大眼睛问道：

“总统先生，这是不是意味着用以打击军事目标或民用……”

“那是军方人员将要决定的事，我不是一位批准这些事情的军方权威。”

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弗兰克·布戈尔问：

“总统先生，你刚才说这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意味着除非联合国授权，否则我们便不能使用原子弹？”

“不，完全不是那种意思。对共产党中国的行动有赖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将改变武器的使用，正如他以前常常改变的那样。”

……

面对着杜鲁门如此猖狂如此露骨的原子弹威胁，周恩来把收集得来的情报和信息，迅速报告了毛主席和政治局。

面对着杜鲁门如此猖狂如此露骨的原子弹威胁，周恩来让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的抗议，指出美国使用原子弹也打不垮正义的中朝人民。

面对着杜鲁门如此猖狂如此露骨的原子弹威胁，周恩来恍惚听见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对他紧急指示的回应：

中国人决不当软骨动物！

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原子弹！

中国人应当有自己的原子弹！——周恩来的心同前线将士的心是相通的，此刻这两个声音正在他的胸中回荡。

洁白的厚雪覆盖着北京城。在中南海的西花厅里，周恩来抱着那只伤残了的胳膊，静静地望着窗外纷纷抛洒的雪花，陷入了沉思。窗外这千丝万缕飞飞扬扬的雪花，扰动得他的思绪也在纷纷洒洒地翻腾。

杜鲁门的核叫嚣，催醒了共和国总理对旧梦的追忆。

1944年延安的窑洞里。当情报部门把美国正在发展原子弹的信息送到党中央领导人面前时，他敏锐的目光对此投下了深沉的一瞥。

1945年，当美国把第一颗原子弹投在广岛上空，使广岛顷刻间化为一片瓦砾和废墟的惨景照片传到延安时；当德国希特勒制造V—2导弹的详情在战后渐渐透露出来之后；他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非常清醒地看出：一个核技术的新时代开始了！他们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原子弹可以成为强暴者囊中可怕的恶魔，也可以成为弱小者手中有力的武器，它可能被当作讹诈的王牌，也可能成为自卫的金盾。这样的新技术，这样大规模杀伤的武器，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将是世界人民的大灾难，将对中国未来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后，必须掌握这些新技术，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才能对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这是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艰苦还要困难的征途。

当毛泽东在杨家岭小土屋前的石凳上，亮起哲学家深邃睿智的目光，同美国记者路易·安娜·斯特朗纵谈原子弹不过是只纸老虎，显示出中国人民蔑视美帝国主义的铮铮傲骨时，他，周恩来却同几个人在埋头调查、编纂我国在国内外的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的一串很长很长的名单，正在精心地为建立新中国的核科技队伍从事发掘人才的基础工作。这位时代的伟人栖身在陕北窑洞里，手里摇着纺车纺线，心里却在编织着他的强国梦。

进了北京城，生活在中南海的周恩来，把他陕北窑洞中的强国梦，一步一步地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他得到了梦想成真的快乐。

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为建立核科学基础、为中国的核能研究和发展作准备的。他从陕北窑洞中织就的那份有200位著名科学家的名单中,精心选出了吴有训和钱三强来主持这个所的工作,还把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先后从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调到了这个研究所里。一时间,在人们的心目中,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了中国核物理科学的“思想库”。这个核物理科学的宝库,像一块大磁铁,深深地吸引了海内外科学赤子们的心,一批批著名的科学家和留学生,纷纷从欧美回国,投进了这个“宝库”的怀抱里,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就是这个时期归国的。还有国内一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也被选调进来。新中国早期的核科技队伍便这样点点滴滴地汇聚成河了。

1949年北平刚解放时,经过周恩来批准,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从财政极其困难的国库中专门拨了一笔外汇,托钱三强辗转捎给了在法国和英国的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和英国朋友的帮助下,想方设法买到了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还收到居里夫人赠给中国的10克镭盐。这些非常难得的宝贵资料和物资冲破封锁禁运,终于带回国来。这些设备资料,加上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30箱器材,便成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建所初期赖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条件。

制造原子弹,国家必需拥有铀矿资源。没有铀,制造原子弹不过是一句空话。二次大战中,日本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几乎同罗斯福的决定是在同一时期,但是,日本当时没有铀。后来,当美国的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时,日本的原子弹还在科研机关保险柜的图纸上面。

中国有没有铀矿?

中国地质资料上写着:1943年,我国地质学家张定钊在江西省南部从光谱中分辨出了钨、铋、锡、钼,并且发现了铀的迹

象。4年后，另一位地质学家张更生广西的冲积砂中采得了独居石、钍石等矿物，与此同时，另两位科学家在广西的钟山县第一次发现了真正的铀矿。

可惋惜的是科学家们的这些重大发现，却生不逢时，正赶在蒋介石挥动500万大军向解放区进攻的时期，中华大地正陷在血雨腥风的战火之中，地质学家们的心血便只能再次沉埋在荒山野岭的泥土之中。

周恩来从这些尘封了的史料中见到中国有成为核国家的希望之光，发现了一条向核国家前进的蹊径。

他笑了，笑得扬起他的两道剑眉，高擎起电话筒：“找地质部副部长刘杰！”

他要再一次追梦成真。

### 三 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继承了他前任杜鲁门的“潜在意识”，又一次对中国进行原子弹威胁。

这次，他不像杜鲁门一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露骨地大喊大叫，情绪显得反常，而只是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斯将军谈话。

美国国务院1953年的绝密备忘录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刚上台不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别墅草坪遛着他的高头大马，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臣与名将，此刻正春风得意，但他不能不驻缰，不耐烦地听取参谋长联